

紅河波浪

蘇 策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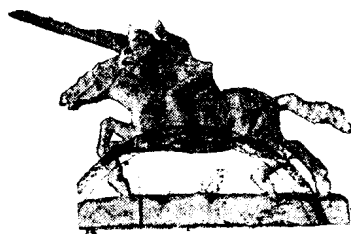
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編

紅 河 波 浪

蘇 策 著

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一九五五·上 海

內 容 提 要

這是一本反映我人民解放軍在雲南紅河地區的剿匪鬥爭的小說。故事發生在一九五一年初，小說中着重描寫了人民解放軍剿匪部隊的一個排，在連長張彬的帶領下，英勇地戰鬥在山高林密的邊疆。他們在兄弟民族的支援下，克服了自然環境和物資供應上的嚴重困難，巧妙地完成了「牽引」敵人的任務，最後在兄弟連隊的協同下，徹底殲滅了在美國侵略者支持下的一大股匪徒，有力地保衛了祖國的邊防和邊疆人民的幸福生活。

紅 河 波 浪

著 者	蘇 策
編 者	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
出 版 者	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登字號 (上海南京路155號)
印 刷 者	上 海 新 華 印 刷 廠 (上海大連路130號)
總 經 售	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

書號 (778) [H 126] 類別 文學—小說
字號 100000 字 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5 1/2
1955年4月上海第1版 第一次印刷 1—40500冊

定價 五角

前 奏

火車沿着山脚，穿過一條條隧道，向着昆明飛馳着。

車廂裏的旅客大都睡去了；沒有睡的人，怕不斷的過山洞，煤煙噓着頭疼，都把窗門閉得緊緊的；唯有團長李克剛和他們不一樣，他的頭一直伸向窗外，心和火車的前進聲一齊愉快的跳動着。

他領着自己的團進入雲南紅河地區剿匪，已經一整年了。開始幾個月，部隊作戰很不順手。那時候他和政委都指了很重的包袱：別的地區，別的團隊的勝利消息像柳絮一樣的傳來，自己的團雖然也獲得了許多勝利，但由於對上級剿匪方針體會不足，偏重了單純的軍事進剿，總不能根本解決問題；要想根本解決問題，還必須先撤出來，把自己整頓好，再從頭做起。

在奉命撤出紅河以後，活躍的李克剛變得沉靜起來。那時候上級叫他去彙報工作，他心裏的疙瘩總是結得很大：去呢，可以把上級的指示與別人的好經驗帶回來，可是——自己呢，

却不能把好消息、好經驗帶給首長與大家。其實，上級對於他們的撤出紅河，並沒有什麼過多的責備，認為責任是在於領導上對剿匪政策與方針說明得不够。但他們倆個並不是這樣想，政委有一次說：『不要因為我們，把國家建設的準備工作拖長了。』

但是，現在情形全變了。在一九五〇年的雨季，他們重新挺進紅河的時候，不到半年，就得到了巨大的勝利。羣衆迅速發動起來了，紛紛組織了聯防武裝，配合部隊剿匪，政治攻勢開展了，軍事打擊的力量就分外的沉重起來；因此，幾乎天天有殲滅股匪的捷報傳來。就在李克剛準備材料來軍區彙報的前幾天，紅河區最大的一個股匪也叫殲滅了，只有少數殘兵敗將逃往國外去。

出發的前一天，他幾乎整夜都沒有安靜的閉上眼。一直到他騎着馬跨過紅河，爬上綿長的哀牢山脈的時候，他心裏才平靜下來，想着自從進軍西南時，早就沒有見到的妻子和孩子；一個一定更瘦了，一個一定長高起來，會說、會笑、會唱歌了。

現在，他坐上了火車，隨着前進的輪軸聲，他心裏又漸漸緊張起來：昆明就在眼前了！今天當晚或是明天，就可以看到軍區司令員和政委，自己還有什麼材料準備得不足呢？他們會問到什麼問題呢？除了剿匪情況以外，會問到部隊生活？抗美援朝的教育？還有民族情況？……

一片片森林、一片片山巒、一片片湖水……從他眼前緊緊相連的飛過去。這時全車的乘客都在興高采烈的談論着抗美援朝、減租退押、與政府的穩定物價政策……但是，這些都沒有引起他的注意。他的心越來越緊張，因為，火車已經駛進昆明附近的平原了。

看不見盡頭的密密層層的果樹，都伸着低低的手臂，擠在火車兩邊熱情的招呼着。火車像逃避一樣，費了很大的勁才穿過了它們的包圍。馬上，眼界開擴了。犁過的田地，是一望無際的，就像是姑娘才梳罷的頭髮一樣，整整齊齊的排列着。不久，人們就看見滇池了，它平靜的躺在西山脚下，水面上閃着一片金光；車廂都被它照亮了，火車圍着它走了一個大弧形，接着，各色各樣的工廠在火車兩旁出現了，房屋越來越密了，來往的人也越來越密了……立刻，昆明就呈現在人們眼前。李克剛心裏想：許多人都說，初次到昆明的人，都會感到非常明亮的。現在可一點不差，夕陽中，它顯得分外明亮年青。

走進司令部，李克剛就感到大大不同了。剛才坐着車子，穿過市街的時候，思想裏所產生的那種生疏的異樣的感覺，現在是全沒有了。這裏的人們都在緊張的工作，載着軍人的車子在門前跑來跑去，帶着嚴肅緊張神氣的人走進走出，房子並不很新了，可是玻璃在閃着光，地板在閃着光，人們的額角也在閃着光……

李克剛在下面等了沒多久，就有人來通知他，請他上樓去見司令員，他站起來整理了一

下服裝，向樓上走去。心想：差不多快兩年沒有見他了，他也許比過去更加嚴峻了吧？也許頭髮更加花白了呢！也許……

對着樓梯的辦公室的大門打開了，軍區司令員正坐在大沙發上，拿着一個文件在專心致志的讀着。他的身體完全不是他所想像的更加衰老，而是更加魁梧，更加年青起來。另外一個人他一下沒有看清楚，那人瘦高身條，背向着他。這是誰呢？等他走進屋中，那人翻過身來，他才認出就是軍區的政治委員。

司令員放下文件，和他握了手，就指着身旁的沙發說：「坐下吧，抽煙。」

政委在房中慢慢的踱着，顯然他原來正在思索什麼，而被李克剛的來打斷了。他轉過身來對李克剛笑了笑，然後對司令員說：「你看怎麼樣？我覺得——這個公報沒什麼大錯誤，可以用，可是，缺乏點生氣……」

「誰看了也不知道土匪是怎麼搞掉的。」司令員把那個文件放在桌上，把遠視眼鏡也摘下來，折疊好放在盒子裏，說：「剿匪是多麼不容易的事呀！爬山涉水，風裏來雨裏去。大家和土匪鬥爭，還要和疾病、和飢餓鬥爭。每一個勝利都是同志們的血汗泡出來的。寫這個公報的參謀真是……公報當然不是論文，寫得好還用不了這麼多字。」

政委在屋裏踱了幾步，又沉靜的講着：「同時，這個公報對於今天剿匪的頭等意義，也應

當突出的寫出來，叫每個人都要深刻的知道……」

「是的，不能把公報看成只是戰績公報，」司令員用手背拍了兩下桌上的稿子，有力的說，「要給大家在公報裏得到鼓舞，得到教育才對。這個要再改一改。喂，值班參謀呢？」他推開門把參謀叫了進來，吩咐他們重新研究改寫。另外叫他們先把公報的數字抄一份給他（他準備晚上講話用）。接着人們又送來一些電報和文件，他和政委忙碌了好一陣之後，才漸漸輕鬆下來。司令員把筆插在口袋上笑着對李克剛說：「你一定等急了吧！我們就是這樣子，事情多得很……你來得正好，晚上我馬上又要去開會，不能和你多談了。是不是？」政委點了點頭。

「我馬上要到省人民代表會上去報告剿匪工作，我很想先簡單聽聽你們那裏的鬥爭情況。」

於是，三個人又重新坐下來。李克剛把本子打開了，他開始猶豫了一下：怎麼能扼要的，給他們把全部情況在短時間內講清呢？

當紅河鬥爭的情景，在他頭腦裏升起的時候，他的全身都熱起來，什麼拘束也忘記了。開始結結巴巴的語句，很快就改變為滔滔不絕的了。他講着紅河，講着自己部隊如何端正了政策，整頓了思想，團結了兄弟民族，在深山老林中，怎樣廢寢忘食的和各種各樣的土匪進行

着鬥爭，把紅旗插在祖國邊疆上……

司令員、政委都立即爲他動人的敘述所吸引了。額頭的皺紋都鬆展開來，眼睛裏閃着親切的信任的光輝。

他又具體講述了各族人民對待政府與我黨我軍的親密態度，並且是怎樣幫助我們打擊匪特的。在這裏他特別提到了哈尼●、苗和瑤族。他也講述了部隊中湧現出來的英雄們：一連的連長張彬和偵察員李長海，團部的通訊班長王占元，還有二連的、三連的……一個比一個更英雄，一個比一個更出色……

最後，他把自己的報告結束在剿滅最後最大的股匪郝濤的故事上。他是那樣的興奮，他的額角都迸出汗珠來了。

在一般的報告中間，司令員一貫是會不斷插進來許多問話的，這些問話有時會使報告人特別緊張起來。但司令員這次問李克剛的，倒都是不太難答的問題，並且多是些滿意的表揚的問話。只是在他最後講完了的時候，司令員重複的說：「郝濤全殲滅了？」

「殲滅了。我們前後一共俘虜了他二百多。」

● 哈尼族——俗名「海尼」或「窩尼」族，近根據該族意願，通用現名。

「他本人捉住了嗎？」

「又跑了！」

「跑到哪裏去了？」

「跑到外國去了。我們把他的兒子、姪子都捉住，他化裝了個苗族老頭跑了。」

司令員沉默了一陣。

「這傢伙真狡猾呀！」政委微笑着，「他現在手下還有多少人？」

「頂多四、五十人。」

「別這麼想吧！」司令員擺了擺手，「李克剛同志，別小看郝濤，這傢伙已經垮了幾次了，每一次總是帝國主義幫助幫助，把破銅爛鐵搜羅搜羅就又回來。這次叫我們打垮是第幾次了？」

李克剛有點侷促的：「第三次了。」

「是呀，還要準備來個第四次第五次。」停了一會，司令員揮着手說，「來吧，跟我來！」

在作戰處滿牆滿壁的大地圖面前，司令員問得很詳細。他從紅河問起，問到金水河、藤條江，問到迎春嶺、摩天嶺和大分水嶺，還問到綿延在國界綫內的原始森林，和一些小村小鎮小山小河。最後他說：「你們這次殲滅郝濤在哪裏？嗯！在這裏？到底是怎麼搞

的呢？」

李克剛詳細的報告了，主要是依靠部隊與人民武裝結合，進行了十幾天的窮追猛打，最後在森林裏才把他的隊伍抓住。

『同志們真是辛苦了。坐下談吧。』司令員說。『可是——光這樣不夠呀！克剛同志，你想了更多的辦法嗎？』李克剛沒有答話，因為這個問題使他有點困惑，他一下不知道怎麼回答好。

司令員把眼鏡摘下來，一邊擦拭着，一邊慢慢的說着：『郝濤是有名的慣匪了，在紅河已經活動了幾十年，在兄弟民族同胞中有一定的影響。所以，我們要徹底消滅他，光是窮追猛打是不够的。』他準備把眼鏡放到盒裏去，但是一個思想在他頭腦裏閃動起來，他抓起了眼鏡盒，『克剛同志，我們要和他鬥智。我們劉伯承司令員給我們總結過多少次大小作戰的經驗呀！你看……』他又爬在地圖上了，用手劃着各種各樣的綫和箭頭，來說明他的作戰思想，『這樣，這樣打也可以，不是嗎？』隨着司令員的手勢，李克剛的思想慢慢越加明朗起來，倒不是這些辦法對付郝濤都能用上，而是給他打開了思路。

司令員的手突然停下來了，他看了李克剛一眼，說着：『郝濤本來很狡猾，又加上吃了幾次虧，再回來一定格外小心。我看——你們現在應當想辦法把他吸引回來，然後把他牽着

走，管得他嚴一些……」

「『嗯，要牽着他走。』」

「『要爭取主動。』」

「『是的，要爭取主動。』」

電話來催司令員去開會了，可是司令員還在熱情的說着：「打郝濤不能用一般的簡單的辦法，明白嗎？要多動腦筋，多開『諸葛亮會議』，多想辦法……」

在李克剛和政委走回原來的房子的時候，政委輕聲說着：「今天只是隨便談談，你知道，司令員是個性急的人，坐下吧，你疲乏了吧？」

「不，政委，我一點都不疲乏，我想……」

「想什麼呢？」

李克剛心思現在翻騰的很厲害，他的思想又回到紅河去了。在他離開部隊的時候，曾經總結了過去的鬥爭經驗，規定了新的計劃和許多新的作戰辦法，可是剛才聽了司令員講的話，就感覺到過去自己的思想還沒有這樣的明確，計劃的有些地方要修改，有些地方研究得還不够細緻……他覺得他應該立刻飛回部隊，把那些不够的，不確切的意見馬上糾正過來。好像司令員這樣談了談，就已經足够了，太豐富了。

「你在想什麼呢？」

「我想——」李克剛心緒不寧的說着，「我想和您談一談，對了，您不也要去開會嗎？我不是該走了？」

「不不，我已經請了假。」政委笑了，「我們多久沒見了哇？」

「嗯，總有一年多了。」

「進入雲南就沒見過吧！」政委熱情的望着他，「來到昆明，除了部隊工作外還得做些地方黨政工作，就弄得我一步也走不開了。」他深深的吸了口煙，「可是，我一定要爭取到下面去看看，這樣過下去可真不得了！」

李克剛興奮起來，「到我們那邊去看看吧，政委。紅河可好了，水是紅的，山是綠的，紅河兩岸跟花園一樣……我們現在路也快修好了，你來吧，我們隊伍可想你哩……」

政委笑了：「說起這個，你們真比我幸福得多。對了，克剛同志，他把煙灰磕到灰盤裏，」提起了交通問題，最近，我們給你們團撥了一百匹牲口，收到了嗎？」

「收到了，大家都高興地說，這一下運輸與交通的問題都解決了。」

「附帶送去的藥品也收到了嗎？」

「都收到了。」

「够用嗎？現在病號多不多？」

「病號還是有呀！」

「什麼病的多呢？」政委皺起眉來。

「還是瘧疾。」

「部隊的蚊帳够嗎？」

「都有，政委，小的都換成大的了。」

「雨具呢？」

「雨具——這還有些問題，」李克剛作着手勢，「這回給我們發的都是空帽……」

「可是你們要爬山，鑽森林……」

「一點不錯，雨傘也不好。」

「應該發雨衣。」

政委拿起筆來，準備把這件事寫在本子上時，笑了起來：「咱們說着，天黑了都不知道。」

在門那邊，克剛同志，快把燈開開。喲，外面已經下開大雨了……

雨像是突然來的一樣，用力敲打着玻璃窗。地面的積水很快就覆蓋了草地，樓房兩旁流水的鐵管子在嘩嘩的響着。

窗簾不斷的飛起來，挾着雨絲的風，把瓶子裏的花兒吹得嗦嗦的抖着。

政委一邊關着窗子一邊微笑着說：『我們說是隨便談一談，可是一下就又扯到工作上面去了。真有意思。我說，克剛同志，我覺着你比從前瘦些了，生活太苦吧！從前臉盤好像比現在還圓一些，是嗎？』

『首長也瘦了。』

『怎麼？我也比從前瘦了？』

李克剛笑着：『怎麼不瘦，兩個腮都沒有了。』

『可是，我身體很結實哇，我現在常常運動。怎麼樣，戰士們體質好嗎？有菜吃嗎？』

『肉沒問題，菜還是有點困難。』

『你們剿匪常常碰到這樣的大雨吧！』

『那是經常的，比這還要厲害得多哩。』

政委沉默了一會，踱了兩步：『你說說，部隊的思想……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下……』

李克剛思想複雜起來了，他想着部隊，也想着自己，他從坐位上站起來：『這個……，政委。』他注視着政委的眼睛，『一般同志都想長期駐守在邊疆，積極的工作，安心的工作，但是，也有這樣的人，他們是不够安心的，怕吃苦，抱着單純任務的觀點，想和後方的部隊輪

換……

政委慢慢的踱着步子，聚精會神的聽着李克剛的報告。

窗外的雷雨愈來愈大了……

—

雨水把帽子打得濕透了，帽沿再也支持不住，一下子倒了下來貼在額頭上，雨水就像小河一樣嘩啦啦的都流到眼睛裏了，把眼珠映得生疼。小金揉着眼睛罵着：「『老天爺』一定當了漢奸，讓帝國主義和土匪買通了。」他仰起臉來看天——天依然擺着灰暗的面孔，一口氣不換的把冰冷的雨點洒在他的臉上。他生氣的嚷着：「等我們剿了匪，慢慢總要想個辦法把你制住。」

可是，現在却一點制不住它。才開始行軍一個鐘頭，全排人的衣服就叫淋透了。許多同志披着老鄉的棕皮簑衣，許多同志戴着笠帽，一點都不頂用，就是連長的膠皮雨衣，也失去了效能，水順着摺疊的衣印四處滲進去，全身濕得也和人家差不多，就像是才被從河裏撈出來一樣。

連長擰了一下帽子，看了小金一眼，不禁笑起來。小鬼大概已經好幾天沒洗臉了，如今叫雨水把臉上的黑劃成了一條條的。他個子比桌子高不了許多，眼睛却瞪得有山梨大，可是瞪多大也沒用，還是避免不了自己不斷的跌跤。連長問着：「通訊員，你叫喚什麼？誰聽得見呢？」

就是，現在雨聲大極了，連綿不斷的崇山峻嶺和森林，都在呼應着它。不要說部隊的說話聲，就連咆哮的紅河的聲音都差不多被蓋過了。

紅河有多麼美麗呵！它挾着滾滾的波濤，發着「隆隆」的巨響，在自己鑿開的深陷在地下的河床中，洶湧的流着。兩旁的山巒，像巨人一樣，挺着寬大的胸膛，手牽着手緊緊的衛護着它。看着它帶着耀眼的紅色，沿着險峻的山谷曲曲折折的流向東方——流到自己看不見的遠方。

帶路的老頭，一見到紅河，總要嘮嘮叨叨的告訴小金：「嘖嘖嘖，紅河真是好地方呵！多富呵，我們哈尼人，祖祖輩輩都是住在紅河兩岸。看吧，是我們祖先開了這些山，挖了這些田哪。」他指給小金看那附近山上的層層的梯田，梯田整整齊齊的橫在山腰上，就像哈尼姑娘在頭上盤着那又粗又大的辮子一樣，好看極了。老頭說，「別看這都在山腰上，都是好田，可能打糧食呀。」他停下了，擦了擦鬍鬚，因為，雨水順鬍鬚流到了嘴裏。